蜀山劍俠傳/15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五五回　友誼更親情 玉雪仙童雙入海　淫娃換奼女 迢遙甬道迭傳言

下一回▶

吳藩見楊鯉如此待他，越發忿恨，楊鯉一走，便罵道：「你這小狗賊！誰還不知你和姓陸的賤婢鬼鬼祟祟？卻在我面前大模大樣，這等欺人太甚。早晚犯在我手裏時，你兩個休想活命！」罵了一陣，便去尋覓那淫藥醉仙娥。誰知此草自從移植島上，初鳳因把守迎仙島的都是宮中後輩，法力有限，萬一被外人知道，前來盜走，豈非不美？早用魔法禁閉。除首腦諸人和指名觀賞的仙侶外，莫說採了，看都休想看它一眼，吳藩如何能尋得到？海面上不似宮中終年常晝，吳藩費盡心力，遍搜全島，哪有醉仙娥的影子。過了一會兒，天色向暮，一輪紅日，漸漸低及海面。平波萬里，一望無涯，祇有無數飛魚、海鷗穿波飛翔，濤聲嘩嘩，更沒停歇。吳藩所求不遂，心裏煩悶，對着當前妙景，也無心腸欣賞。正在無聊，忽見西北方天空中似有一點霞影移動。就在這微一回顧之間，還沒轉過頭去，一幢五色彩雲疾如星飛電掣，已從來路上憑空飛墜。剛在驚異，亭前彩雲歇處，現出兩個英姿俊美的仙童。一個年紀較長的，手中拿着一封書信，上前說道：「借問道友，這裏是通海底紫雲宮的仙島麼？」吳藩卻也識貨，見這兩個仙童年紀雖輕，道行並非尋常，當是宮中首腦諸人的朋友，忙躬身答道：「此處迎仙島，正是紫雲宮的門戶。在下吳藩，奉了三位公主之命，在這延光亭內迎接仙賓。但不知二位上仙尊姓高名，仙鄉何處，要見哪位仙姑？請說出來，待在下朝前引路，先去見過金鬚道長，便可入內了。」那爲首仙童答道：「我名金蟬，這是我兄弟石生。家住峨眉山凝碧崖太元洞內。現奉掌教師尊乾坤正氣妙一真人之命，帶了一封書信，來見此地三位公主。如蒙接

引，感謝不盡。」石生方要張口詢問乃母蓉波可在宮內，金蟬忙使眼色止住。吳藩一聽是峨眉門下，正是以前殺死師父申鸞的仇敵，心中老大不願。無奈來得日淺，摸不清來人和三女交情厚薄，不敢過於怠慢，便說：「二位暫候，容我通稟。」說罷，走向亭中，也不知使了甚麼法術，一團五色彩煙一閃，立時現出一條有十丈寬大、光華燦爛的道路，吳藩人卻不見。石生問道：「我好久不見母親的面，便是醉師叔也說是到了宮中，請母親帶去引見三位公主，哥哥怎不許我問呢？」金蟬道：「你真老實。行時李師叔曾命我等見機行事。你想伯母以前原是煉就嬰兒脫體飛昇，應是天仙之分。如今去給旁門散仙服役，其中必有緣故。起先我也想先見伯母求她引見，適纔見吳藩那廝帶着一身邪氣，以此看來，宮中決無好人。便是伯母，也如當年家母所說，成道元嬰，往往因爲外功不曾圓滿，易受外魔侵害一樣，飛昇時節，被他們用邪法禁制也說不定。醉師叔原說，如能找着伯母，纔託她代求。如今怕母未見，私話說不成了。先見這種旁門異類，豈可隨意出口？反正紫雲三女如看重師父情面，留異日餘地，允借天一貞水，那時客客氣氣請見伯母多好。否則我們來去光明，她門下中人已知來意，也無從隱瞞，反不如不說出伯母，或許事到難時，多一助手。」石生聞言，方始省悟。祇爲母親飛昇，時縈孺慕，祇說人間天上，後會無期，不想卻能在此相晤，恨不得早進宮去相見，纔稱心意。偏偏吳藩一去好久，便不出來。二人起初守着客禮，還不肯輕入。及至等到紅日匿影，平波日上，仍無動靜，二人俱是一般心急。正商量用法寶隱身而入，忽見甬道內一道光華飛射出來，到了口外，現出一個比石生還矮的少女，滿身仙氣，神儀內瑩，比起剛纔吳藩，大有天淵之別。金蟬方詫異原來宮中也有正人，未及問詢，石生業已走上前去，抱着那女子，跪下痛哭起來。這纔明白，來人乃是石生母親陸蓉波，無怪身材這般小法。忙也上前跪下行禮。

蓉波一見金蟬，又與石生同來，想起師祖極樂真人仙示，料是金蟬，連忙攙起說道：「你二人來意，我已盡知。如今宮中情勢大變，你二人此來成敗難測。所幸這時該我輪值，宮中首要諸人正在煉寶行法，不許驚動。那先前值班的吳藩找不着金鬚奴，因是初次，不知如何處置纔好，和我商量。我一聽你二人來了，嚇了一大跳。這神沙甬道，何等厲害，連我算是他們自己人，其中變化也不過略知一二，豈是可以輕涉的？恰好輪值時辰將到，我便繞了過來。以前大公主初鳳未受許飛娘蠱惑，有峨眉掌教真人書信，還可有望。如今她閉殿行法，許久不出。餘人除二鳳的丈夫金鬚奴略能分出邪正外，俱與許飛娘情感莫逆，怎肯隨便將宮中至寶送人？不過掌教真人既有飛劍傳書，想必成功終是應在你二人身上。我看險難仍不在少，決非容易到手，我們祇好量力行事便了。這神沙甬道內，有四十九個陣圖，變化無窮。其中奧妙雖不盡知，不過魔由心生，因人起意，而起幻象。你二人萬一遇險，祇把心神拿定，息慮定神，以阻內魔，一面用自己法寶以禦

外魔，當能少受侵害。如今事機已迫，幾個宮中首要行法將完。我仍裝作不知，拿了這封書信，前去回稟，他們如願相見，再來喚你二人進去；事如不濟，還有一位道友名喚楊鯉的，也爲助我，投身宮內，均做你二人內應。」說罷，又將甬道中許多機密盡知道的詳說一遍，再三囑咐謹慎行事。然後拿了書信，匆匆往宮內飛去。蓉波去後，二人便在迎仙島延光亭內靜候迴音。

頭一次吳藩入內時，暗將第一層陣法開動，以防二人入內，看去裏面光華亂閃。及至蓉波入內，因恐二人年幼無知，妄蹈危境，便就自己法力所及，將陣法止住。誰知這一來，反倒害了二人，幾乎葬身其內。原來這神沙甬道中各種陣法奇正相生，互爲反應。奉命把守的人，魔法操縱僅能個人自己出入。雖然初鳳爲省事起見，略傳了衆人一些應用之法，以備尋常外敵侵入，可由衆人隨便發付，其中玄妙，大半茫然。蓉波、楊鯉因爲本來道行深厚，所知較多，也不過十之二三，比起吳藩差勝一籌罷了。起初金蟬、石生見甬道內光華亂閃，隨時變幻，連金蟬那一雙慧眼，都看它不真，還不敢輕易涉險。及至蓉波將陣法止住，看上去清清楚楚，祇是一條其深莫測、五色金沙築成的甬道，看出去十餘里光景，目光便被彎曲處阻住，別無他物。加上蓉波也傳了出入之法，不由便存了僥倖之心。這陣法是動實靜，是靜實動，一層層互爲虛實。如將頭層陣法開動，至多不過闖不進去，即使誤入，也比較易於脫險。這頭層陣法一經止住，從第二層起，俱能自爲發動，有無限危機。此後越深入，越不易脫身。二人哪裏知道。

那甬道雖然能縮能伸，畢竟長有千里，往返需時。第一次吳藩入內，二人在外面等了許多時候，已是不耐。這時蓉波一進去，又是好些時沒有迴音。金蟬首先說道：「目前掌教師尊快要回山，五府行將開闢，有不少新奇事兒發生。還有同門中許多新知舊好，也要來到。我們正是熱鬧有興的時候，偏巧我二人奉命來此取那天一貞水，如取不回去，豈不叫衆同門看輕麼？」石生答道：「天下事不知底細，便覺厲害。我自幼隨家母修道，除日淺外，所有道法本領，俱都得了傳授。我母親既能打此出入，又說出其中玄妙，我想此行並非難事。好便好，不好，飛入宮中，盜了便走，愁它怎的？倒是取水還在其次，我母親禁閉石中，苦修多年，好容易脫體飛昇，無端被這三個魔女困陷在此，還壞了道行。她好好將水給了我們，還看在師尊金面，祇將母親救了同走；否則我和她親仇不共戴天，饒她纔怪呢！」金蟬道：「話不是如此說。伯母已經脫體飛昇，忽遭此厄。雖說道家嬰兒將成之際，定有外魔阻撓，不過事前都有嚴防，受害者極少。這回被難，伯母匆匆沒有提到此事。旁門行爲，陰毒險辣，以前綠袍老祖對待辛辰子，便是前車之鑒，你我不可造次。」石生雖聽勸說，但念母情切，終是滿腹悲苦。又過了個把時辰。二人哪知蓉波因宮中諸首要仍在行法未完，不便擅動，漸漸越等越心煩起來。石生道：「甬

道機密，母親已說了大概，想必不過如此。我們有彌塵幡、天遁鏡、兩界牌這些寶物，我又能穿石飛行，即使不濟，難道這沙比石還堅固？我們何不悄悄下去，照母親所說走法，潛入宮中？她們如肯借水，就是我們擅自入內，必不會怪。還叫她們看看峨眉門下本領，向她們借，乃是客氣。她們如不肯，此時入內，正可乘其無備。豈不是好？」金蟬近來多經事故，雖較以前持重，一則石生之言不爲無理；二則彌塵幡瞬息千里，所向無敵；又盼早些將天一貞水取回，好與諸位久別同門聚首，略一尋思，便即應允。二人先商量了一陣，彼此聯合一處，無論遇何阻隔，俱不離開一步，以便萬一遇變，便可脫身。

一切準備停當，金蟬先打算駕着彌塵幡下去，又因那幡飛起來是一幢彩雲，疾如電逝，恐蓉波出來彼此錯過，誤了事機，仍同駕飛劍遁光入內。進有十餘里遠近，二人一路留神，見那甬道甚是寬大，除四壁金沙，彩色變幻不定，光華耀目以外，並無別的異況，俱猜蓉波入內時，已將陣法閉住，愈發放心前進。遁光迅速，不一會兒穿過頭層陣圖。二人正在加緊飛行之間，猛見前面彩雲瀲灩，冒起千百層光圈，流輝幻彩，阻住去路。因聽蓉波說過，那是頭層陣圖煞尾和二層陣圖交界之處，如遇這種現象，外人極難衝過。強自穿入，甬道神沙便會自然合攏，將人困住，不能脫身。祇要穿過這一層難關，餘下諸層，每七層陣圖合爲一體，首尾相應，奇正相生，另有宮中首要主持發動，又各有惡禽毒獸防守助威。如要不去驚動，徑照蓉波出入之法，照準甬道中心飛行穿入，如無別的深奧變化，便可直達宮中。當下二人聯合，將劍光護住全身，直往彩光中穿去。二人飛劍俱是玄門至寶，那頭層神沙竟未將他們阻住。二人祇微覺一陣周身沉重，似千萬斤東西壓上身來，忙即運用玄功，略一支持，便穿越過去。身子剛覺一輕，便見前面又變了一番景象：上下四方，大有百丈，比起頭層，固是大出數倍。中間還按日月五星方位，挺立着七根玉柱，根根到頂。當中一根主柱，周圍大有丈許。其餘六根，大小不一，最小的也有兩抱粗細，看去甚是雄偉莊嚴。再襯着四外五色沙壁，光華變幻，更覺絢麗無比，耀目生花。柱後面陰森森，望不到底，邪霧沉沉。這種景象，卻未聽蓉波說過。若照往日，金蟬早已穿柱而進。因爲來時髯仙等諸前輩再三告誡宮中魔法厲害，尤其這神沙甬道，經紫雲三女費過無限心力而成，非同小可。這七根玉柱，按七星位置設立，其中必有奧妙。適纔蓉波雖略談陣中祕奧，祇是盡其所知而言，以備萬一遇上，知所趨避，而她所知不過十之二三。行時又再三囑咐謹慎行事，不是萬不得已，不可妄入，不可造次。便止住石生，暫緩前進，躊躇起來。

原來這神沙甬道，自從築成以後，並無人來侵犯。縱有來賓到此，經人與第三層輪值的主持人一稟報，早將甬道全陣停止。因爲從未出事，防守的人祇知佩着穿行神符，照所

傳尋常出入之法來往，不但沒有險阻，而且除全甬道許多奇景，甚麼都看不見。這次蓉波因防二人誤入，特將陣法閉住，以爲那頭二層交界處的沙障，可以阻住二人前進，到此便可知難而退，不料二人竟然衝進。若照往日，這第三層原有一個首要人物在此防守主持。自從初鳳閉殿煉法以後，二鳳、三鳳往往擅改規章，許多事都不按預定方略。偏巧後兩日是紫雲三女降生之時，到時飛娘和幾個旁門中好友俱要前來慶祝。仗着甬道厲害，無須如此時時戒備。敵人越深入，越易被擒，縱任他進來，也不足爲慮。特地先數日由三鳳發起，聚集宮中諸首要，各煉一種幻法，準備明日娛賓之用，就便人前顯耀，所以無人在此。也是二人命不該絕，纔有這等巧遇。可是那二層入口的沙障，乃全陣門戶，此障一破，全甬道四十九個陣圖，全都自然發動。

二人哪知其中奧妙，商量了一陣，石生力主前進。金蟬因蓉波一去不回，比吳藩去的時刻還久得多，說不定機密業已被人看破，不再放她出來。再退出去，又要經過那層彩障，白費許多心力。想了想，雄心頓起，決計涉險前進，不再反顧。那七根玉柱，卻靜蕩蕩地立在那裏，不知敵人用意，恐有閃失，便將彌塵幡取出備用，與石生同駕劍光，試探前進。剛剛飛過第一根玉柱，忽見一片極強烈的銀光，從對面照將過來，射得石生眼花繚亂，耀目生光。金蟬圓睜慧眼，定睛一看，頭一排參差列立的兩根玉柱，已經消失。一條虎面龍鬚似龍非龍的怪物，借着光華隱身，從甬道下端張牙舞爪飛將上來，朝那最末一根玉柱撲去。龍爪起處，那根玉柱又閃出一片最強烈的紫光，不知去向。同時便覺身上一陣奇冷刺骨，連打了幾個寒噤。猛一眼瞥見石生被那紫光一照，竟成了個玻璃人兒，臟腑通明，身體祇剩了一副骨架，與骷髏差不許多。纔知道這七根玉柱幻化的光華，能夠銷形毀骨，不由大喫一驚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這轉眼工夫，那怪物又朝餘下的幾根玉柱撲去。每根相隔約有數十丈遠近，怪物爪起處，又是一根玉柱化去，一道黃光一閃，二人便覺身上奇冷之中雜以奇癢。眼看危機已迫，金蟬暗忖：「這七根玉柱不破，進退都難。」索性一不做、二不休，把心一橫，忙取天遁鏡往前一照，迴腕抱住石生，運用玄功，一口真氣噴將出去，霹靂雙劍化作一紅一紫兩道光華，一道直取怪物，一道徑往那巍立當中最大的一根玉柱飛去。同時左手彌塵幡展動，便要往前飛遁。這時石生也將身帶法寶取出，許多奇珍異寶同時發動，百丈金霞中夾着彩雲劍光，虹飛電掣，休說龍鮫不是對手，便是那神沙煉成的七煞神柱，也禁受不住。金光霞彩紛紛騰躍中，金蟬、石生二人剛剛飛起，還在驚慌，不知能否脫險，忽聽一聲怪嘯，前面怪物已往地下鑽去。當中那根玉柱被二人飛劍相次繞到，立刻化成一堆五色散沙，倒坍下來。